



2009年,日本某公司设计出一种新技术,能用人的大脑意念来控制机器人,图为一名参与实验的男子

2045年 人类永生之后

日前,俄罗斯富豪德米特里·伊茨科夫希望找到长生不老的方法,这听起来有点异想天开,但实际上很可能在2045年变成现实。伊茨科夫在名为“全球未来2045”的研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构想:把大脑植入机器,代替肉身,让意识永存。如果这种技术在2045年成为现实,未来的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

2095年 超人类 记忆能上传至网络进行交换

人能青春永驻、长生不老吗?在2011年2月15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2045:人类永生之年》中,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维尔言之凿凿地说:能,就在2045年以后。

为什么2045年是人类永生年?因为库兹维尔相信,这一年他所谓的“奇点”(singularity)将要来临。由于电脑能力的剧增,那时地球上的人工智能量将是人类智能量的大约十亿倍。届时,人工智能将与人类智能兼容,人类将抛弃肉身,用可以无限复制的人造身体或者装置取而代之。人类也可以将意识扫描或拷

贝到电脑里,既 not 生病,也不衰老地永驻其中。这时人类已摆脱死亡,长生不老成为现实。

库兹维尔的预言并非不可能成真,它的实现不在2045年,也很可能在2145年、2245年。到那时,世界将是何种面目?为保险起见,可以把目的地设在2095年,而非2045年。

到那时能看到什么?人工智能、生物芯片、神经科学以及其他相关技术在现有基础上又上了N个台阶,我们的后代已进化为智力、体力和寿命都远超我们的超人类。我们注意到,超人类中的一些个体不是

自然生育、抚养而成,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而是在一年之内由其他超人制造出来的。超人们能从大脑中分离出诸多记忆模块,再将它们“上传”到一个比我们目前的互联网强大亿万倍的超级网络上,而那超级网络上已然存在着来自上百亿个个体的数万亿、数万亿个意识模块。如果某一组模块的主人喜新厌旧,想尝一尝鲜,只需要把自己的意识模块与其他超人类意识模块加以整合,获得一组新模块,下载到大脑中即可。如此这般,不说完全安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已是一个新我。

2195年 后人类 精确、完整的身体复制是家常便饭

让我们继续时间之旅,来到2195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量子人工智能、量子生物学、量子神经药理学、纳米技术及其他相关技术已经乘“意识模块”之东风,获得加速度发展,超人类已不是超人类,而已进化为另一物种——“后人类”。在这里,不仅意识模块能够在那超级网络上被瞬间上传下载,不仅完整的自我意识能够被设计、修改、重组、复制、共享、删除、买卖、上传、下载,而且精确、完整的身体复制已是家常便饭。

我们发现后人类社会有一个有趣个体,他想要做21世纪的巨星杰克逊。他买下一具做工精良的杰克逊身体,把自己的意识下载到这皮

囊里,他从外貌上看跟杰克逊一模一样。他还想拥有杰克逊的意识,于是买下了杰克逊模块,将它装到自己大脑里。他成为了杰克逊和他原我的复合体,一个后人类新个体。

但是他皮囊里的杰克逊愿意永久扮演客人的角色吗?无论后来如何,杰克逊模块最初很良善,遵守后人类的行为规范,没有人侵甚或篡改主人的旧我,只是听话地将自己“粘贴”到系统里。

人类个体的真身能否轻易掌控“替身”?恐怕没那么容易。他发现,他里边的杰克逊越来越不老实,于是想要删掉新我里的杰克逊。但新我里的杰克逊现在不仅具有独立意志,还正忙着制造一个它与麦当娜

合成的阴阳人。装有杰克逊模块的真身终于意识到,他现在正自食其果,面临着被杰克逊消灭的危险。

这时我们注意到,由于意识模块的买卖、卸载、置换、重组已很普遍,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等灵长类动物早在二三十年前便获得与后人类相同的权利,即,荣升为后人类;相应地,后人类语言也不再对“猿”和“后人类”概念进行区分。

2295年 后人类 生死概念将被彻底摒弃

我们继续时间之旅,来到2295年。

我们发现,哺乳动物已获得与人科人属相同的权利。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哺乳动物的身体能完全匹配人科人属的意识,是否应该让短吻鳄、响尾蛇、猫头鹰一类动物享有同等的权利?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尤其考虑到后人类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预计爬行动物和鸟类最终会获得与人科人属完全相同的权利。

后人类的同一性概念乃至世界观已完全不同于21世纪。原因不仅在于亿万个体能随意上传下载自我意识,不仅在于后人类能够整体、精确地复制自我意识和肉体,不仅在于他们能够生产五花八门的转基因物种,更在于出现了一种超级后人类控制着超级网络。他们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亿万受其控制的模块们发送信息量巨大的短信息,不断修改、删减、增添或重组信息内容,升级和更新原有信息结构。

很显然,“美丽新世界”里的个

体可以不再拥有真正的自我,或者说他们心甘情愿地让自我被一个超级主子收缴、篡改、拷贝、删除。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最最先进的意识控制手段,决非21世纪人类所能比拟。

然而,在超级后人类的超级短信息的揉抚下,追随者们的意识模块与其说仍然拥有某种意志,不如说已成为全然被动的接收器。当然,它们仍然保留着些许自我意识,这自我意识虽然单薄、羸弱,但在“美丽新世界”却仍然感觉良好。它们中的一些甚至执著于所谓“终极追求”,即彻底摆脱肉体羁绊,进入永恒的纯灵魂存在。这是一种地道、货真价实的永生,绝不是人类的宗教或隐喻意义上的永生。在这种永生中,不仅人科人属的所有知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及种种欲望、怪癖都将成倍地放大,其生死概念也将被彻底摒弃。

这一宏愿一旦实现,后人类就不再是后人类,而是“后人类”,即神一般的存在。

新闻分析

科技可能反客为主 威胁人类生存

以上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近年来出现的“超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之类新哲学所做的设想。新思潮的产生并非毫无缘由,而是有着电子、生物和纳米技术加速度发展之大背景。新思潮也并非位处边缘,而已有跻身主流之势。库兹维尔的同道、文科出身的莫尔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正是他,堂而皇之地将其学问称为“未来主义哲学”。

上文描绘的后人类和后人类世界,正是库兹维尔和莫尔们向往的世界。在我们这自封的“后现代”,在这个电脑、信息和生物技术已达到相当高水平,人类克隆已无根本技术障碍的时代,有一些热情赞美技术的人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不少人对技术的双刃剑性质视而不见,对技术进步持毫无保留的乐观主义态度。在他们看来,身体之能被复制,意识之能被随意拷贝,无限延续,达到“非实体生存”,并不可怕,也并不存在人类能否驾驭这种能力的问题,人类的终极目标是进步、

进步、再进步,发展、发展、再发展,而“永恒的发展”将使其变得“更聪明、更智慧和更有效率”,享有“更加无限的寿命”,人类不仅要超越自然的限制,超越地球的限制,更要建立一个“银河系文明”,最后“发展到整个宇宙并无限前进”。

在这种思路中,地球上迄今的进化只是“自然进化”。与之相对的,是所谓“人工进化”。这是有着发达技术的人类有意识地介入自身演变的进化。当今人类不仅已拥有这种人工进化的能力,更有这么做的道德权利,因为面对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人类不能“唯命是从”,而经过多年人工进化后,人类将成为后人类,一种完全不同于当今人科人属的未来物种。在这毫无保留的乐观主义思维中,意识能够被随意篡改、拷贝和删除,身体能够被随意复制,并不是一种灾难或问题,而刚好相反,是一种值得憧憬和追求的美景。

自从文明诞生以来,技术与人类已融为一体,成为人类属性的一部分,人类满足其吃穿住行欲望的种种手段更是早已无法做到纯粹自然。技术有技术的逻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获得其自主性,甚至可能反客为主,统治人类,对人类生存形成威胁。如果说资本主义对于人类来说是韦伯意义上一个殊难挣脱的“铁笼子”,既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生存品质,也给人类带来了根本的生存困境,如金钱宰制、生态失衡、个性泯灭、差异消失,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现代技术何尝不是这么一个铁笼子。

做人还是做“神”,人类能否有选择? 综合消息



用人的大脑意念控制机器人的实验